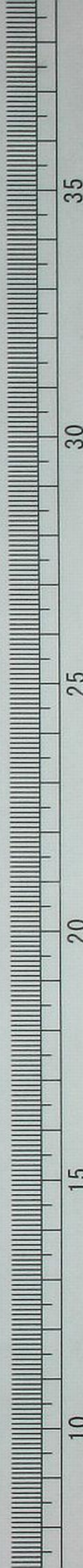


日本外史補

宇喜多氏 十

13
614

7



413
614
7

日本外史補卷之十

天正十五年二月
花房仙文郎氏寄贈

宇喜多氏

備後守範長
三郎高德

宇喜多能家稱和泉守。本姓三宅。備前人。其先出於百濟王子天日槍。天日槍之裔。居備前邑久郡和田。曰和田範長。元弘之役。範長與子兒嶋高德。勤王。屢有功。延元元年。範長歿。王事。後高德匿伊勢。遂徙參河。生三子。長曰高秀。能家。其後裔也。自高秀至能家。世傳不可得而次。能家事赤松氏臣。浦上則宗。參取藩翰譜。備前軍記。按大日本史。兒嶋高德傳曰。高德本姓三宅。父曰範長。

氏和田。又曰。正平七年。高德趣新田。義宗及小山某。宇都宮公綱等。發兵援男山。後不知所終。云不載。從參河事。今從本書。外史。宇喜多作浮田。按備前軍記。西大寺所藏古文書。及僧宗成撰能家行狀。皆作宇喜多。武德大成。則宗寵於足利氏。賜食記。烈祖成績亦同。今從之。

三石城屬備前

邑攝津美作。至則宗子村宗。有威權。浦上。宇喜多。永正中。赤松氏衰。村宗以三石叛。大永元年。村

砥石城屬備前

宗弼其主赤松義村。奪其國。能家佐村宗。以功為砥石城主。備前軍記。本書。村宗弼。義村。係大永二年。夏。赤松政則卒。義村立。義村者。同族。元久子也。政則養為嗣。義村幼。其老臣浦上。則宗專決國事。則宗死。子村宗代。亨祿四年。村宗援細川高國。與兼國政。跋扈滋甚。

室津屬播磨
天神山屬備前

細川晴元。三好元長。戰天王寺。敗歿。二子政宗。宗景。俱守室津。既而兄弟生隙。宗景徙居天神山。能家與嶋村貴則。輔宗景。國人皆背政宗。歸宗景。備前

豐後號貫阿彌
貫一作觀

軍記。按兩家記。以能家。年老子興家。為入庸劣。貴則子豐後。用事。謀除能家。天文三年。豐後襲砥石。能家自殺。興家踰城逃。其子八郎甫六歲。乳母懷之。奔福岡。福岡有阿部善定。為宇喜多氏臣戚族。興家父子倚善定。善定以女妻興家。生二子。忠家。春家。無幾。興家沒。其妻有姊。為尼。居笠加村。乃託

七郎兵衛忠家

之以八郎。而如天神山事。宗景夫人有寵。十二年。八郎年十五。癡騃肖父。其母嘗見八郎。流涕曰。使爾僅得為尋常人。則我請之吾君。為拏鞋奴。八郎低聲謂曰。兒非實然也。祖君為嶋村氏所害。先考不得復讎。吞恨而沒。兒欲繼其志。復祖君讎。恐為嶋村氏所忌。故偽自晦耳。母大喜。乃乞哀宗景。召八郎。備前軍記按常山紀談能家見殺係亨祿四年且云與家之奔福岡也。有阿部定善以與能家有舊養與家與家為人庸愚定善鄙之使牧牛後與家妻定善婢生三子直家忠家春家天文五年與家死其妻託忠家春家於其姊為尼居笠加村者十五年直家年十五始事宗景與本書不

谷是歲故赤松義村子晴政起兵攻浦上氏屬城。宗景自將拒之。八郎始從軍。獲一甲首。宗景大奇之。明年賜八郎食邑三千貫。命名直家。宗景城乙子村。擇其守。諸將以其接敵地。無敢當者。直家請往守。宗景壯之。附步卒三十人。直家多養士。以祿薄不能遍給。自減衣食。其臣戶川平介。長船又三郎。岡平內等。皆躬耕食。或夜分出四野。劫掠以充軍實。而士卒無離心。四隣不敢來侵。十四年。砥石城主宇喜多大和有貳心。宗景命直家討之。直家

發兵圍砥石。不利退。明日大和來攻乙子城。直家擊卻之。自是連年攻擊。至十八年滅之。宗景使嶋村豐後守砥石。直家以功徙奈良郡。使弟忠家守乙子城。直家既壯。剛復有智畧。益寵于宗景。宗景疑嶋村豐後。中村備中有異圖。備中直家妻父也。爲沼城主。直家因媒孽謀除二人。永祿二年春。直家以豐後反書獻宗景。且自訴曰。先臣能家盡忠國家。彼乃橫殺之。臣願上爲國家誅反賊。下爲祖父復讐。宗景曰。聞汝婦翁亦與謀。汝豈知之乎。對

曰。臣固聞其有謀矣。敢以私親廢大義。請并誅之。宗景許之。直家乃建策曰。臣誅備中。卽舉燧。君因急馳使命豐後曰。備中謀反。命直家討之。汝速赴援。如此則彼必單騎來會。臣一擊斃之。於是直家僞獵沼城下。遂過備中。宴飲留宿。豫伏兵城外。夜鼓譟攻之。斬備中。舉燧。宗景乃趣豐後赴援。豐後馳來會。兵屬者僅七騎。直家擊殺豐後。盡斬從兵。遂攻砥石城下之。宗景割二人邑賞直家。直家徙沼城。使其臣守砥石城。威權無比。其富軼浦上氏。

左近將監元成

爾後攻畧自專。不復稟命。而浦上氏勢削弱。備前軍記。

按常山紀談。攻砥石。大作。攻鷹取。初豐後。居鷹取城。天文十八年。宇喜多大和見誅。後豐後。徒砥石。則攻砥石。為是。又按兩家記。直家說。宗景。召豐後。殺之。遂攻殺備中。恐誤。是時。松田元成。據西備前。撮所元常。以龍口城屬元成。直家欲先取龍口。以孤其勢。遣兵攻之。不下。乃使近臣岡剛介。詐得罪。出奔仕元常。覘間刺殺元常。直家因急攻龍口。拔之。五年。直家招降元成。妻之以女。國中望風而降。遂畧美作。美作豪族。後藤元勝。據三星城。直家修好。以元勝為婿。由是美作諸城多屬。

攝津守元勝

紀伊守家親

直家。備前軍記。按兩家記。松田元成。作松田連。易。後藤元勝。作後藤高光。且云。高光。以海老城。屬尼子氏。直家設計修好。以高光為婿。毒殺之。與本書不合。七年。宗景憤為直家所逼。欲討之。請援於安藝毛利氏。直家聞之。發兵襲天神山。宗景潰圍走室津。直家自立為國主。

兩家記。本書曰。天神山。陷。當在永祿六七年間。今係之于七年。按直家襲天神山。多異說。備前軍記曰。天正七年二月。直家欲除宗景。恐其得惡名。乃誘浦上政宗孫久松。攻天神山。焚之。宗景走播磨。匿場芝山。後依小寺孝高。可疑。當是時。毛利元就滅陶晴賢。破尼子義久。威振山陽山陰。備中三村家親。以成羽城屬元就。元就使家親圖直家。八年五月。家親入美

作攻三星城直家遣兵赴救家親引去九年春家親復入美作屯興善寺直家使遠藤又次郎及弟喜三郎狙擊家親遠藤兄弟夜銃殪家親敵兵潰走又次郎阿波人嘗居成羽直家召用之至是以功授姓字喜多稱河內守喜三郎稱修理各給食邑備前軍記按兩家記興善寺作佛經寺本書曰家親陣營諸說不同或曰弓削寺或曰佛經寺皆非也穗村興善寺佛壇側板銃丸痕今猶存可證既而家親子元親與岡山城主金光宗高等連和乞援於毛利氏將來攻直家聞之亦遣使毛利氏因其所寵僧惠瓊請和

修理亮元親

安國寺惠瓊

且約賂以備前之半毛利氏許之直家城明禪寺以備三村氏備前軍記是歲毛利氏攻尼子義久降之吉田物語十年春三村元親襲取明禪寺留兵而去直家使人說明禪寺守兵曰降有賞否則屠之城兵不肯告急元親直家即發兵疾攻拔之而元親未之知也使莊元祐金光宗高等援明禪寺自將兵徑赴沼城欲襲其虛元祐等途遇明禪寺敗兵大駭直家使忠家邀擊之于三棹山斬元祐元親顧望明禪寺烟起始知城陷乃轉兵來戰直家陣高

三郎左衛門景親

屋前軍將明石景親。岡剛介邀擊不利。卻忠家既破宗高等。還衝元親陣。景親剛介返之。直家進麾下。三面合擊大破之。元親脫走。宗高及中嶋大炊等皆降。國中悉定。備前軍記。按兩家記。明禪寺作妙善寺。莊元祐作穗田元祐。五月。直家遣戸川秀安略備中。拔芝場城。八月。再遣兵入備中。植木秀長以齋田城降。十一年七月。直家欲除松田元成。密謀之伊賀久隆。久隆亦直家婿也。與元成有隙。因說直家襲元成於金川城。殺之。後久隆亦見殺。十二年。尼子氏遣臣山中幸

平右衛門秀安

左衛門久隆

盛擁尼子勝久。入出雲。謀復舊地。美作三浦氏。蘆田氏並起應之。來請援。備前軍記直家遣兵赴援。入美作。攻毛利氏屬城高田。吉田物語毛利元就怒我右勝久。使其子元清入備中。與三村元親合兵圍植木。秀長於齋田城。秀長告急。直家率步騎一萬赴援。與元清戰。斬首六百八十級。元清引去。直家留兵諸城而歸。備前軍記宗景之奔室津。後入居兒嶋。至是直家攻兒嶋。弒宗景。先是政宗亦為赤松晴政所攻殺。浦上氏亡。兩家記元龜元年。金光宗高殺其臣

後藤某。某寵於直家。直家怒。召宗高賜死。天正元年。直家徙岡山城。是歲。足利義昭與織田信長構兵。奔紀伊。二年。義昭至備後。請援於直家。及毛利氏謀興復。於是復與毛利氏和。時元就既死。孫輝元立。直家遣使輝元。告三村氏與三好氏。通謀懷貳。請與俱攻定備中。十二月。毛利氏將小早川隆景入備中。直家將兵往會焉。俱攻三村氏。踰年滅之。備中平。備前軍記是時。織田信長略定京畿。欲西兵播磨。人別所長治。小寺政職等。畏直家。送款於織

田氏。五年。織田氏將羽柴秀吉將兵入播磨。尼子勝久山中幸盛等屬之。十一月。攻上月城。城將上月十郎來乞救。直家率備前美作兵赴援。與秀吉戰。敗績。十二月。城兵斬十郎以降。秀吉留勝久幸盛而去。六年三月。秀吉再入播磨。別所長治。小寺政職。畔秀吉。應毛利氏。四月。毛利氏將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攻上月。秀吉赴救。屯高倉山。直家視織田氏兵日盛。稱疾不出。遣一將會毛利氏軍圍上月。而密遣使秀吉通款。秀吉以兵寡不敢戰。請

援於信長。五月，信長使長子信忠赴援。入播磨，攻

拔神吉城。其將瀧川一益等忌秀吉，說信忠還軍。

由是秀吉退軍，書寫山。七月，毛利氏終拔上月，勝

久自殺。參取秀吉譜。豐鑑信長譜。按備前軍記。天

城兵告急。直家使長船。又右衛門。岡剛介。將三千

人救上月。不克。城陷。直家聞之。自將攻上月。下之。

使真壁彦九郎守之。既而尼子勝久。以織田氏兵

攻拔上月。直家怒。自將攻上月。城中食竭。六年。勝

久棄城走。直家使上月十郎守之。秀吉聞之。復圍

上月。十郎自殺。使勝久守城。直家欲攻之。恐秀吉

救之。乃請援於毛利氏。陰德。直家乃稱疾愈。自往

太平記。及外史亦然。恐誤。

會毛利氏二將。直家臣中村某有異志，告其謀於

二將。二將驚引兵去。直家誅中村，欲附織田氏。先

是戶川秀安子質於毛利氏。直家患之，召將士議

去就。秀安進曰：信長既定畿內，挾天子以今天下，

天下必歸織田氏。宜就織田氏。直家曰：奈汝兒質

於毛利氏，對曰：臣豈以一子易國家之計。願君速

決。直家悅，乃遣小西彌九郎。因秀吉請和。信長許

之。彌九郎堺浦藥戶小西壽得子也。來為岡山買

人義子。為入機敏。且以其在堺浦時與秀吉善。充

使者。秀吉愛其才，後召用之。是為攝津守行長。和

己成。直家往見秀吉。秀吉爲說信長。奏請叙直家
從五位下。任和泉守。適僧惠瓊爲毛利氏使京師
而還。過岡山。直家要而執之。求還質。毛利氏素寵
惠瓊。乃還其質。十一月。毛利輝元將三萬人入備
中。攻忍山城。守將宇喜多信濃告急。直家令岡平
內長船又三郎赴援。不克。明年正月。城陷。信濃自
殺。二月。毛利氏兵入美作。攻小寺畠及大寺畠。拔
之。篠茸岩屋諸城皆陷。遂攻官山。不下。拔祝山而
去。直家乃自將入美作。圍三宮城。城將村上勘兵

衛以驍勇聞。出城拒戰。我兵擊卻之。卽夜直家召
步卒隊長宇喜多修理池田八右衛門等曰。明朝
必拔城。汝等勉旃。因授方畧。岡平內進曰。軍旅之
事。戶川長船及臣三人。必得預聞焉。而今乃命少
年輩何也。詰旦之事。臣不獲勸兵衛首。不復見君
矣。退語戶川秀安。長船又右衛門。各誓以歿。遲明
輕裝臨陣。呼其僕半井原某曰。我脛繳重而難於
進退。以汝行。勝易之。半井原對曰。君騎以登城。何
難之有。奴則徒步。非行勝不可。終不肯易。平內與

秀安又右衛門。先衆攻城。勘兵衛出拒。平內注目。勘兵衛躍馬進與搏。伏之。勘兵衛妹提薙刀出城。直斫平內。中脛。繳不傷。半井原馳至。擊走之。平內遂斬勘兵衛。城卽下。直家賞平內。八月。小早川隆景入備中。直家疾。遣忠家拒之。忠家陣一宮。使戶川達安以部兵伏辛川。縱輕兵挑戰。佯走。敵兵追而過辛川。達安乃大呼起。截其後。夾擊破之。達安秀安子也。時年十三。備前軍記按武德安民記達安作正利九年二月。直家卒。年五十二。直家攻城畧地。皆出詐術。性

助七郎達安

尤殘酷。少恩。長子龜松夭。次子八郎猶幼。忠家與春家子基家輔八郎。秘喪。八月。基家拒毛利氏兵於兒嶋。死之。十年正月。發喪。羽柴秀吉為請。織田信長。今八郎為嗣。四月。秀吉伐備中。忠家與岡平內。戶川達安。長船。又三郎等。率步騎二萬。從攻下宮路。及冠山。遂圍高松城。五月。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救高松。毛利輝元繼至。信長遣兵援秀吉。城乃陷。毛利氏請和。會信長為其將。明智光秀弑秀吉。乃與毛利氏和。還軍。路過岡山。明石景親奉

八郎出迎。秀吉賞以毛利氏所割河邊以東地。曰：是役得捷，一因卿之功。我還誅逆賊，則以卿為婿。定約而去。忠家遣兵從伐光秀。光秀伏誅。秀吉代織田氏，勢威益熾。八郎終屬秀吉。十三年，八郎年十三，加首服。秀吉授其偏名，命名秀家。養前田利家女以妻之。三月，秀吉伐南海。秀家遣兵會于軍。備前軍記是歲，秀吉任關白。夏，姓豐臣。秀家任左近衛中將。秀吉譜按備前軍記秀家叙從五位下任侍從其族屬宿將皆叙任。忠家為出雲守。戶川達安肥後守。長船又右衛門。

彌左衛門正成

越中守。岡平內豐前守。明石景親飛驒守。後花房正成亦為志摩守。備前軍記按安民記花房重勝十五年，秀家從秀吉西征。嶋津氏、嶋津氏降。六月，歸岡山。備前軍記八月，秀家進從三位參議。補任十六年四月，後陽成天皇幸聚樂第。秀家從。秀吉扈衛。十八年，從伐北條氏政。秀吉譜十九年，秀吉欲伐朝鮮。會諸將帥議之。秀家贊其計。於是分西南四道兵為八軍，向朝鮮八道。以秀家為元帥。期以明年三月發。文祿元年四月，諸將航海。加藤清正、小西行長。

爲兩先鋒。行長欲專功。潛拔其軍。不告衆先發。達金山浦。遂其守卒。分兵徇慶尚道。秀家聞之。謂其部下曰。行長深入。若使其死異域。是負太閤也。且彼起身於我家。吾可以坐視乎。乃踰次發舟。抵金山。馳書告行長。行長大喜。諸將繼濟。秀家會諸將議戰。分兵並進。攻取國都。六月。秀吉慮明兵來援。命石田三成。大谷吉隆。增田長盛。爲監軍。與淺野幸長。伊達政宗等。率兵六萬赴援。秀家紆之以警衛國都。七月。小西行長敗。明將祖承訓。史孺守平。

壤。二年正月。行長爲明將李如松所敗。遁還國都。秀家與三監議。令大同以東諸城撤兵退。如松長驅入開城。兵號二十萬。秀家以衆寡不敵。欲固守都城。蒞援兵。小早川隆景。立花宗茂。堅執戰。秀家乃與諸將議。以隆景爲先軍。宗茂及毛利秀包等屬焉。自率衆繼之。與如松戰于碧蹄館。大破之。三月。秀家使加藤光泰。細川忠興等七將攻晋州城。敗績。秀家與諸將議。請援於秀吉。秀吉使毛利秀元率二萬人赴援。旣而議和。四月。秀家與諸將撤

軍退屯金山。秀吉怒晋州之敗，令諸將再攻之。六月，分兵六萬為二。秀家與秀元各將三萬攻城。拔之。斬首一萬五千級。溺河水，陷崖谷者無算。城主牧司徐元禮逃匿林中。秀家臣岡本權之丞搜得斬首，視之生口。曰：「牧司也。」乃鹽漬獻于名護屋行營。秀吉賜賞書及短襖，權之丞參取秀吉譜，朝鮮征伐記。秀吉賞賜權之丞，據備前軍記。按黑田家譜，晋州城之陷，城主牧司自提槍與二兵出城戰。岡本權之丞與之接戰，既而牧司戰疲入城，關門。頃之復出，權之丞揮槍與關不決。牧司復退，權之丞追而入城，斬牧司。二兵逃走。又追斬之。獻首級於秀家，問之生口。曰：「牧司也。」於是秀家遣權之丞獻其首於名護屋。

行營。秀吉大喜，召見權之丞，自脫其短襖賜之。受出刀一口，視左右曰：「此名刀也。唯剛強若權之丞者，而可佩。因賜之。」由是權之丞名顯於世。及宇喜多氏亡，仕黑田長政。子孫世為黑田氏臣。云：「家譜又辯，牧司事曰：按懲錄，城主牧司者，朝鮮王族金時敏也。又有牧司徐元禮，判官誠守環，同死干城。世或合牧司判官為一人者，誤也。據此說，權之丞所獲乃金時敏而非徐元禮也。且諸書載牧司驍勇善戰，恐非逃匿。慶長元年，和議成，秀家乃率諸將歸。二年，和敗，秀吉再興師，以小早川秀秋為大將，秀家及毛利秀元為副，與諸將航海攻下黃石城。我軍二道並進，小西行長從雲峰，秀家繼之。鳴津義弘、加藤嘉明等屬焉。加藤清正從密陽，秀

元繼之。淺野黑田諸將屬焉。兵總十萬。諸將議使義弘嘉明絕全州援路。而合兵攻拔南原。進向全州。城主陳愚衷棄城走。三年五月。秀吉遣使諭諸將。留加藤清正。小西行長。鳴津義弘等十餘將。其餘盡罷歸。六月。秀家與秀元等歸。謁秀吉于伏見。是役。兩先鋒爭功。諸將不和。所過剽掠殘破。秀家不能制之。以故少成功。征伐記。秀吉譜。七月。秀吉有疾。定五大老。五奉行。三中老。秀家與東照公。前田利家。毛利輝元。上杉景勝。為大老。八月。秀吉盡會大

老奉行以下為誓。同輔嗣子秀賴。十八日薨。九月

秀家與諸侯盟。關原記。是歲。秀家拜權中納言。補四

年正月。前田利家奉秀賴徙大阪。秀家與諸侯往

見焉。終留大阪。關原記。初長船又右衛門。岡平內。自

直家微時從軍。有功。參與謀議。又右衛門死。平內

獨決事。秀家重之。又右衛門子紀伊。倭佞多智得

寵。朝鮮之役。平內從航海。得疾將死。秀家就其卧

內。問所欲言。平內曰。臣固欲有所陳。恐君不能用

臣言。秀家矢不敢違。平內曰。長船紀伊。小人也。願

君遠之。臣之所憂唯是而已。言訖而絕。秀家不能
 用。後專任紀伊。紀伊薦中村次郎兵衛為援。倍擊
 不附己者。時老臣宿將相尋死。秀家寢驕侈。好田
 獵散樂。兵亂以後。國用愈空。紀伊因檢家臣及寺
 祠食邑。削奪二十餘萬石。怨咨滿路。國政大亂。花
 房職之。諫秀家。秀家怒欲誅之。以其重臣也。因石
 田三成。聞之。秀吉。秀吉不許。附職之于佐竹義宣。
 備前軍記。職之一作職元。及秀吉薨。宇喜多成政。戶川達安。花
 房正成。岡貞綱。與謀毒殺紀伊。紀伊死後。次郎兵

助兵衛職之

左京成政
越前守貞綱

衛獨用事。勢焰薰灼。四將憤怨。至是見秀家于
 大阪。連訴請誅次郎兵衛。不許。固請之。秀家怒。
 夜使次郎兵衛逃。將誅四將。東照公制止之。
 拘成政達安于前田玄以宅。正成貞綱于增田
 長盛宅。落穂集。魔釋記。宇喜多左京。岡越前名。據
 安民記。按備前軍記。秀家欲誅戶川達安。
召之於大谷。吉隆第。使人刺之。宇喜多成政聞其
 謀。自提薙刀。追詣吉隆。奪達安還。與岡貞綱。花房
 正成。角南。卑人等二百五十人。徙王造。皆斷髻待
 秀家。兵。吉隆。與神原康政。居間事。得寢。慶長五年
 正月。東照公命放戶川達安于常陸。附花
 房正成于增田長盛。與本書不合。姑俟後考。
 二月。秀家歸岡山。備前五月。東照公討上杉景

鳥居彦右衛門
內藤彌次右衛門

勝石田三成矯秀賴命起兵。秀家與毛利輝元增田長盛長束正家嶋津義弘小西行長等應三成會大阪。秀家議曰。吾料內府之策不能進攻會津。則退守江戶。不則返旆西上。不出三者外矣。今聚兵於此。坐待敵。非計也。不如進軍張我聲勢。所謂先人有奪人之氣。可以得志矣。衆皆稱善。乃約輝元長盛居大阪。護嗣君。我與三成正家等屯美濃尾張。若內府西上。則輝元急發大阪。合兵決戰。約已定。謂三成曰。吾先屠伏見城。梟鳥居內藤之首。

門

而後與卿會美濃。卿須歸國。催督諸軍。三成從之。八月。三成率兵至大垣。秀家與嶋津義弘鍋嶋勝成等攻伏見。拔之。關原記進赴美濃。屯大田。聞東軍攻下岐阜。軍赤坂。乃馳至大垣。說三成以乘夜襲赤坂。三成不從。石卯餘史九月十四日。秀家與三成率兵出池尻口。按視敵營。候騎來報曰。東軍多白旗。得非內府來乎。三成臣嶋清興曰。比日東兵夜出。晝還其營。詐為大軍。以給我。白旗金森法印也。乘其動搖。可一戰破之也。秀家曰。然。不須他軍。我

左近允清興

日本外史補

卷之二

一

同日氏義反

與治部少輔以手下兵擊之。三成從之。二軍先鋒渡株瀨河。擊東將中村一榮陣。清興預伏兵一色村。縱兵挑戰。一榮兵擊之。追而渡河。伏發。夾擊破之。秀家臣飯尾太郎左衛門與中村氏將甘利備前馬上相搏殺之。淺香左馬斬野一色賴母。大全清興

伏兵一色村。據關原合戰誌。落穗集。本書以伏兵一色村為秀家。恐誤。清興一作勝猛。東

照公既至。東軍勢益振。而輝元不來。諸將俱議決戰。秀家與大谷吉隆欲固守大垣。以俟田邊大津大阪兵。三成恃衆不從。欲出戰關原。於是嶋津義

弘。鍋嶋勝成。小西行長等。夜出大垣。赴關原。秀家後諸將而發。東將福嶋氏兵橫截我後軍。後軍不得進。稻葉助之丞直以槍殪福嶋氏士。加藤莊之助大呼曰。主公在前。何遲疑不進。餘衆因馳突而過。與前軍合。秀家背石原嶺。東南向而陣。分兵二萬為五隊。先是小早川秀秋至高宮。逗撓不進。秀家遣使促之。秀秋辭以疾。秀家察其有異志。與三成議。使戶田重政。平塚為廣。如秀秋營。託軍議劫之。若不從。則刺殺之。秀秋稱疾劇不出。至是秀秋

來軍松尾山。毛利秀元軍南宮山。秀家見東照公背南宮山而進。欲與秀元夾擊之。約三成吉隆等。按兵不動。既而福嶋正則來戰。我先鋒擊卻之。正則將福嶋丹波小關石見等返戰。勝敗未決。加藤左衛門佐筒井定次橫擊我軍。我軍不利。會秀秋叛。應東軍擊吉隆。由是西軍大敗。三成等走膽吹山。秀家怒。欲與秀秋決鬪。死。明石守重諫之。秀家曰。吾非獨惡秀秋。反覆。輝元倍約不來。秀元亦觀望。天下之事可知。唯有一死報太閤而已。守重

曰。縱諸公有異圖。君宜運籌策。以擁戴幼君。秀家乃走膽吹山。守重戰敗。走京師。秀家從騎皆散。獨近臣近藤三左衛門黑田勘十郎從之。間道微服。夜過粕川谷。疲倦難步。天明至中山鄉。土人爭起劫掠。白檜村民矢野五郎右衛門以槍擬秀家。秀家告以實。乃投槍而跪。使奴負秀家至己家。匿屋後巖窟中。大居數日。五郎右衛門具竹輿。護秀家至大阪。秀家聞封內已失守。乃航海如薩摩。依嶋津氏。三左衛門乞秀家佩刀辭去。請本多忠政。伴

謂曰。吾字喜多氏臣也。關原之敗。從主公走北國。路聞石田小西等就捕。主公度不免。自殺山中。因獻其刀。乞宥其孺子。忠政聞之。東照公。公命附三左衛門於忠政。歲餘事露。嶋津家久為請哀公。公特宥秀家。流之八丈嶋。召三左衛門詰問。三左衛門自首請死。公嘉其忠。賜祿千石。為麾下士。勘十郎終仕嶋津氏。備前軍記。本書本勝。蓋寫誤。今多忠政作本多忠橋氏號泣徒跣。詣官請從。不許。志欲自殺。官吏止之。

八郎秀勝

上聞被允。澤橋氏大喜。從入嶋。撫育秀勝。秀家夫人前田氏歸于加賀。澤橋氏有一男。曰兵太夫。猶幼。育於夫人前田氏。遂仕前田利長。後為僧去加賀。及大猷公至京師。兵太夫遮輿上書。衛卒呵之。不肯去。將搏之。公自輿中覩之。命從者取其書。及歸江戶。召兵大夫問之。對曰。臣三歲時。臣母從主秀家于八丈。臣獨留無期。會面。願如八丈。以養母。官諭使其遺書招還其母。母復書曰。縱我憫汝。奈何可棄吾主而還。兵大夫又訴之。官更諭曰。法

臣本外史補 卷之二 三十一 岡田氏

禁不得為汝枉也。他聽汝所欲。兵大夫乃請曰。絕

鳴中乏資用。願使前田氏每歲遺米金八丈。官許

之。由是前田氏遺八丈。每歲不絕云。兵大夫名

聞天下。諸侯爭召。不應曰。加賀我故君也。乃再

仕前田氏。無幾死。駿臺雜話。本書秀家子名。關。今

家削髮號休福。年八十餘。寬文二年。卒于八丈嶋。今按南汎錄。延和八丈嶋。至揚梅原。觀納言秀家

墓。秀家謫居五十年。明曆乙未。初宇喜多成政等

被拘也。潛逃從東照公于關東。安民記。落穗集。遂從戰

美濃。成政以功封石見濱田。食二萬石。更姓坂崎。

為出羽守。藩翰譜。按安民記。成政封一萬石。戶川達安。岡貞綱。花

房正成。並封一萬石。花房職之亦從。公以功復

舊邑。安民記。花房職之復舊邑。據兩家記。按兩家

居大坂。後皆從。東照公。賜祿七千石。貞綱。明石

景親。婚也。大坂之役。貞綱。子平內。從。明石掃部。于

大坂。城陷。貞綱。父子自殺。宇喜多。成政。關原之

役。以功封石見。津和野。三萬石。又按。備前軍記。關

原之役。戶川。達安。以功。賜備中地二萬五千石。岡

貞綱。屏居。南都。因戶川。達安。謝罪。賜備中江野七

千石。花房。正成。屏居。大坂。後。賜備中

地七千石。並與本書不合。姑俟後考。

岡田僑曰。宇喜多直家。欺殺女婿婦翁。遂弑其君。

奪其國。黠詐殘酷。曾禽獸之所不為。而直家忍為。

由本外史補 卷之二 三十一 岡田氏

日本外史補 卷之十一
三 岡田氏素庵
之者。蓋亦倣其主浦上氏滅赤松氏以奪其國也。及織田信長使豐臣秀吉伐播備。宜先誅此輩。以示大義於天下。而急於并中國。不暇問其罪。秀吉亦受信長旨。納其降。以圖毛利氏。所謂春秋無義戰。同欲相濟也。秀家承直家殘酷之後。坐襲其封。使其惴惴焉。自謙抑納諫。猶恐不令其終。而况驕侈寵小人。功臣怨叛。欲無亡得乎。世或謂秀家終始不負豐臣氏。可謂忠所事矣。嗚呼。豐臣氏末路失計。無若朝鮮之役。假令秀家力不能諫止。何忍

贊其議。既贊其議。自受將帥之任。而不能紆御之。諸將爭功相鬪。軍無成功。使海內再騷然。歸怨於豐臣氏。忠於國者固如此耶。庚子之役。一敗亡國。竄謫窮鳴。僅延殘喘者。得非以此之故哉。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688999628